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四三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晉綏行署通知

民國卅六年四月廿日

玆決定地方黨政民各級人員原規定之津貼費暫緩實行，日用品費仍照原規定發給，特此通知。（不另行文）

續範亭　武新宇

不走群衆路綫跟地主跑
工作走了許多彎路
工作團同志在靜樂楊家山

（本報訊）據靜樂綫區工作團本報記者報導：楊家山村的土地改革，由於工作團同志到該村開始工作時沒有走群衆路綫，只在爲地主掌握的「幹部」中打圈子，住在地主和「幹部」所佈置的「鬥爭對象」一家裏，因而走了不少彎路；最後始將地主打垮。該村地主平均每口人有好坪地一畝七分七厘，好坡地十八畝五分三厘；貧僱農每口僅有壞坪地二分五厘，壞坡地六畝三分八厘。村政大事全被地主掌握：地主張補元担負村實記性質的工作，民兵分隊長是地主張二孩的內弟；農會幹事李全泰，被張補元以十垧地收買。閻大衆繼續受着地主的剝削與壓迫。四六年徵公糧中，全村被地主瞞隱，青黑隱瞞土地，一垧半記成一垧，結果地主地多，自然佔了便宜，加重了農民負担。

工作團同志被地主蒙住眼
絲毫看不見群衆的疾苦

工作團同志到該村前，地主們已做了防禦工事，農會幹事李全泰威脅群衆說：「不要看我這個農會，權柄在我手裏哩，我說好就是個好，說壞就是個壞。工作團來了不要隨便說，說了要負責任。」佈置群衆只說自己的土地數，不說別人的土地數。工作團同志到該村後，不調查情況，便住在曾任過偽村長的劉存維家裏（這是地主偽聯的），群衆看見工作團和「那些人」接近，就不敢反映真實情況，劉某爲地主張補元等掩護，工作團同志所聽到的，都是什麼「全村勞動好」、「沒地主」、「村幹部都好」、「就是公糧重」等假話，對分階級成份時，也沒發動群衆參加，在農會幹事包庇下，對地主張補元作了錯誤的了解，他家本來男女勞子各一，僱工一，種地八十三垧半，出租十垧，自己不參加勞動；卻了解成自己和兒子參加勞動，只招與顧子一，種地四十四垧，定成富農。另有一家地主也劃成富農。因而便認爲「全村沒問題了」，一無地少地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寄託在村幹部身上，把該村工作方針確定要協助組織及農會生產，而且說給兩家富農翻身了，一般作了二十多天，有幾家報要地來，就算「完成任務」，準備作工作總結。

發現問題還不警惕
又被地主麻痺了

後來在與個貧農談話中，發現了僱、名將，與父同個子七有四多土地數，村才開始懷疑全村土地可能有隱瞞，入，但問農會幹事及民兵分隊長時，他們仍一口咬定「保險沒隱瞞一分一厘」。經過教育使大家了解了隱瞞地多人有利，貧苦群衆才將全村集體偷漏隱瞞的實情講出來。但此時還未引起工作團同志的警惕，對於作爲地主得力的農會幹事及民兵分隊長未及時撤職，仍把兩家地主劃成「富農」，讓地主給農民「獻地」，地主則應付一時，出少數土地，在群衆大會上大談人情：「現在土地改革哩，我的地多，留不了，我過去剝削過人，」結果又被地主麻痺了。

清算極不澈底
又給地主多留地

一「獻」出的地分配以後，張補孩還保有多量土地，工作團同志又發現他們偷佔地主，後又動員清算，但又沒有走群衆路綫，祇由工作團同志搜集了些材料，僅僅三天時間，便開了清算大會，在群衆未發動起來，大會上只有幾個人對地主張補元一個兩個算賬，並倒的說了幾點，對地主張補元一一承認，就假惜假意的說：「我剝削過你們，我已留下產業，就是我有房地和東西，給你們分了吧！」，工作團說沒有發揮群衆的陰謀詭計，推有在群衆中加以揭發，當時在二次分配土地時，工作團同志又給地主留了多一倍以上的土地，留下牲畜。

重新發動群衆
最後得到勝利

經過以上彎路，工作團同志吸取了許多經驗，再次深入發動群衆，提高了群衆的階級覺悟。一個貧農說：「我們八個人給張補元做莊稼，[illegible]一年辛苦下來，打一百石，地主坐在家裏不動，好吃好喝，好穿好鋪，就要分七十石，咱們種田下很食，全叫他剝削了。地在上咱們種的糧食，買地、買牲口、買傢具，他發的咱們勞血人的財。」許多農民說：「咱們大家要抓了他幾個子，應該把他家的家底全拿出來，全拿出來也賠不夠咱們。」農民激底的算地主的決心起來了，再次同地主進行了鬥爭，徹底清算了地主的土地、房屋、牲口、糧食、存料、農具、傢具等，滿足了農民的要求。

消息報評論稱：
美國軍事援蔣
助長了中國內戰

（新華社陝北廿一日電）塔斯社十七日訊：莫斯科消息報發表評論，作者以「是誰正在干涉中國內政」爲題，作者於回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強代表會議所作決定時，指出自此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即大大地惡化，這不可避免地阻礙了國際間正常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建立。因此，檢查莫斯科會議決定的履行是十分適宜的。國民黨反動派報紙猛烈地攻擊蘇聯所提就此問題交換情況的建議，誣蔑其爲意圖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政府的主權，藉此企圖的向群衆掩蔽，從而此種努力替美國公開與系統的干涉中國內政辯護，要國使人相信美國的干涉「有助」於國內政治經濟情況的安定。爲此，他們常常提及美國對中國財政與物質的「援助」，但此種「援助」，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看出乃極端單方面的及幾乎純係軍事的援助，絲毫無助於中國政治經濟情況的改善。而在「援助」的假面具下，美國正在全部控制着國民黨武裝部隊，並努力控制中國，塘氏在結論中表示，美國支持國民黨反動派，鼓勵它們於主動的軍事援助性質，並因而助長了中國內戰，使中國經濟瓦解於戰爭，與反動的國民黨當局之腐敗中。

興縣瓦塘村反動地主
放水淹地破壞生產
群衆決議整頓民兵加強防奸

（本報訊）瓦塘行政村群衆在分配鬥爭果實中，發現反動地主進行破壞活動。龍見會農民的水坪地十餘垧，大部已播種完畢，地主淩垌份子在黑夜偷放水漫，二日晚上，將[illegible]的水地六垧全部淹沒沖毀，損失極大。證了兩次，被破壞的水地兩垧[illegible]，份子放水淹沒後，群衆發生非常驚異，後又派人前往追查，在日夜巡邏，在水閘被破壞後，才提了三個嫌疑份子，但未出水來。與此同時，反動地主破壞份子又散佈謠言：「國民黨來了，先要把打瓦塘的幹部。」「等工作團走了，誰鬥爭積極就要用地雷轟死他！」又挑撥農民分得土地的較富裕農民與群衆間的團結，破壞群衆的團結。群衆因此提高了警惕，感到保衛鬥爭果實的重要，於是各村召開了群衆大會，一致決議：整頓民兵組織，加緊防奸工作，繼續清洗隱藏在民兵中的壞份子，並各村自己選出民兵組，檢查保衛工作。該村民兵並研究組織防奸小組，各村在群衆大會上決定幹部回村，分組進行教育，用所得的具體事例，發動群衆來保衛自己分得的土地和果實。

中陽二區
村幹部太平觀念嚴重
民兵少教育徒具形式

（新華社晉綏二十日電）中陽二區於四月八日召開各村中隊長及民兵指導員聯席會議，檢查了半年來的民兵工作。首先發現幹部思想中存在着嚴重的太平麻痺思想，認爲：「中陽、石樓解放後，敵人不會再來。」因此忽視了民兵的發展工作，轉原有武器擱置起來，如留譽村幹部把地雷下地[illegible]，民兵[illegible]不知道什麼叫地雷。有的村幹部把民兵組織看成一般的事情，[illegible]民兵可以不支差，一參加民兵就有好處。[illegible]民兵小隊長只掛名，[illegible]民兵小隊。[illegible]

連催了數次
某村主任焦慮
望穗不聞

（本報訊）貿易總公司於今年二月在興縣二區某村存放食鹽二十多石，棉花幾千斤，托該村村主任譚[illegible]負責保管。村主任發現鹽已偷吃很多很兇，給總公司通信兩次話，叫派人來照管或將鹽食取回，以後又親自前後送一次，該公司李某同志答應三兩天後去取，但等了二十多天不見人來，村主任又連續追問了一回，該公司一個同志不負責任的說：「我們可能忘了，再過兩三天派人去吧！」但至今七八天仍未見人來。村主任焦急的說：「[illegible]」（王）

簡訊

陽曲僧一二月份一月份，政治攻勢，因不堪生活痛苦受我政治攻勢，投奔解放區之偽頑士兵、「一百八十八人」等。（齊強）

三月三日大同國軍一團二營和一部治付一個人[illegible]一部出外搶抓丁，於大寨出村突遭我軍猛烈襲擊，當即不支，[illegible]死三十餘個，傷[illegible]。（石泪）

河曲巡鎮幹部檢討

貸了棉花沒幫助紡織

誠心為群衆服務必須負責到底

（河曲訊）三區巡鎮從檢查貸花工作中，發現幹部對解決貧苦農民的困難，沒有負責到底。在前次貸款工作中，大部村幹部都下了辛苦，使貧苦農民得到了貸款，幹部們都認為「這一下鬧合適啦，咱這次真正為貧苦群衆服務了」。在這種滿足思想下，最近進行貸花工作，就產生了一種簡單化的工作作風，行政村幹部說：「全行政村只有六十七斤半棉花，這一點東西好弄的，只要給『底子上』的人一分就合適啦。」自然村幹部也說：「討論來討論去，還不是分給那幾家，我們早討論好了。」大家只管圖省事，把東西給貧苦農民一送就算完了，其他問題就根本不管。如這次巡鎮六戶貧苦群衆貸了十三斤花，他們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杜執周是個獨身漢，靠担水過活，貸給他一斤花，自己不會紡，其他問題也無法解決。（編者按：像杜興馬這樣獨身漢的貧苦人，是否應用其他辦法來幫助解決其衣服問題，值得考慮。）寬圪塔最近才娶了一個婆姨，但婆姨害眼病，一點不動彈，貸給他兩斤花，也著無辦法。木匠韓大秃（技術不好），老婆在炕上不動彈，貸給他兩斤花，也無辦法。[illegible]和他們商量，也不會紡綫，這次也貸給他四斤花。對這樣無技術或失掉勞動力的貧苦農民，如不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貸花就白貸了。這一些缺點，在這次貸花工作檢查會上，被提出來，大家認識到把東西貸給貧苦農民是對的，但只送給他不給解決他們具體的困難，使之真正發揮貸花的作用，仍舊是沒有給群衆服務好。最後決定：以發揚互助、大家翻身的精神，發動會紡織的婦女教授技術；對非貧雇富不願勞動的婆姨，要好好教育，爭取她參加勞動並改善夫婦關係。

土機訓練班在大樹峁

幫貧苦婦女搞起紡織

訓練班教師耐心教，受訓婦女情緒高

（興縣訊）大樹峁村紡織，過去沒人領導，全村十六架紡車停了五架，貧苦婦女有的買不起棉花，有的沒有紡車，去年貸下棉花只是捻成綫換布。土機訓練班教師，就到貧苦婦女家裏幫助修理車子，訓練班貸給六戶貧農、兩戶中農十三斤棉花，又準備貸給四架紡車，現在十一架紡車都紡起來了。（王桂林、高波、孟瑞蘭）

（又訊）一區婦女幹部林德同志，和在該村來的兩個同志，在大樹峁開辦土機訓練班，教貧苦婦女織布。該村很貧窮，三十八戶散居九個小莊子，除三戶富農和個別中農家庭較好外，大部貧苦群衆衣服破爛，九家貧農沒有一張被子。三月初四正式在該村開辦土機訓練班，有六架土機，十三個貧苦婦女學織（一個行政村的，一莊三個村有七家貧農、一戶貧苦抗屬、五戶緊衣困難的中農）。婦女幹部教師對婦女很關心，和婦女們在一塊住，經常幫助做飯掃院，紡綫教織布非常耐心。每村先教會一個心靈的婦女，織兩個教起了，再由她教下機子的人。先生的辦法，教給土機子的人，對較笨的婦女，更加耐心細心，教學邊提任手數，除了學習技術外，還有思想教育，七天中有四次研究技術、三次討論問題，大家情緒都很高，早晨就們起來紡綫，織布打鐘子，天黑看不見才下機子。另外還搞的有捻花、搗綫。李侯女白天織布，晚上開完會還要趕得紡五錢綫才睡覺。（王桂林、高波、孟瑞蘭、邸進昇）

漿綫新法

（寧武訊）土機訓練班實驗出一種漿紗的好辦法，介紹如下：把白麵用溫水和起來，趕成很薄的餅子，在鍋內烙一下，不要有了黃皮。再放在盆裏用水泡，兩小時後用水，把綫杆上，不要用水多，搓幾次漂乾就好了。這種漿紗法，每斤綫子用六兩白麵，織出的綫子很細，比煮綫子省事，而且織出的布有毛兒，[illegible]。（林波、王永明）

靜樂常家坡

修渠漫地

（靜樂訊）常家坡村一千二百九十畝好灘地，在四零年沿河水漲，有五百三十六畝地被破壞成了沙灘。今次土地改革後，群衆生產情緒高漲，計劃開渠，用老馬溝裏季節的洪水，把五百多畝沙灘再漫成好地。三月十六日已有六十餘人開始動工。（韓節）

寧子上村土地改革

去年沒鬧澈底　今春二次清算

（偏關訊）寧子上村，去冬土地改革，鬧不徹底。地主惡霸苗濟啟，過去出累村折債的辦法，除下三百餘垧土地，自己僱長工耕種八十多垧，其餘都出租，原年的減租清算後，賬子兩頭四十多垧，雇當成富農，幹部認他為封建剝削已經清算，所以在土地改革中，只將土地四十多垧，分給了貧僱，直到去冬僅有三十一垧地，幹部們錯誤的「照顧」地主，只算了他九塊，剩下二十二垧好地。苗濟啟過去放高利貸，有約十餘垧地，大部出租，發動五百多隻羊，佔了過去減租清算，時土地全數收回，自種，羊也賣了，他過去冬幹部只清算時，貸給的窮人三石五斗粟和十隻羊。群衆說：「苗濟啟是沙帽上拔毛嗎，一一他們過去剝削咱們可厲害啦！」要求徹底清算，但幹部卻拖延了群衆要求。這次鞏固了群衆後，四月間上旬，決定再次清算，對村進行復查，配合土地復查，群衆批評幹部說：「你們本來[illegible]……」[illegible]

向春旱作鬥爭

（一）出牛乾耕

編輯同志：今年春旱無雨，各地群衆大多不出牛。有牛的說：「下雨遲也誤不下種。」沒牛的說：「出上自己有牛，下不了雨也耕不出地。」讓我們認識這種錯誤的說法：「天旱要乾耕乾翻，一天耕不下一垧，也能耕下半垧。土圪塊太大，不能細打，就細打。乾耕過的地，便於雨後搶種，只要用腦一腦，撒上籽就能捉苗。今春天旱，到現在已誤了一個多月了，如興縣沙溝剛共有十三條牛，村各地七百五十多垧地，現在只有三條牛耕地，到現在還翻耕到四十垧地。如果再停牛不耕，天一下雨，就翻不過來了。所以現在要抓個星天用牛，加緊乾耕乾翻，準備雨後撒種。

（二）組織變工　準備搶種

在各地土地改革中，廣大農民都得到了土地，貧苦的更得到了耕牛、口糧、農具和種籽。給廣大農民組織五助變工生產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村幹部要抓緊這個時機，根據群衆的需要和自願，利用各種條件（如三四個貧苦農民合分到一條牛），自由組合組織五助變工組。今年春旱，現在組織變工，就特別重要，因為天旱久了，一下雨，各自作就忙不過來，如何是作不過來的。

（三）挖白草根　解決牛草

各地牛草困難是普遍的現象，特別是今年天旱，青草上得遲，牛草更加困難。解決牛草困難最好的辦法是挖白草根（一種生長根多的草），白草根煮了，牛也能吃，用白草根喂牛，地也挖了，牛吃了，就不能耐吃，但自草根多，以發動婦女兒童，挖白草根，挖回來的白草根，晒乾給牛吃，白草根是好的飼料，要翻地要挖白草的。

讀者　高錫成

順道村幹部

退出竊取果實

（靜樂訊）順道村土地改革中，發現四個幹部在鬥爭果實中有貪污行為[illegible]。

編後話

一、關於猶家山的土地改革

從靜樂猶家山土地改革工作進程的報導中，我們很生動的看到：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在我們幹部思想上的準備，是很不夠的，因此我們在工作中，如何十分堅決徹底，堅決的站在農民方面，自覺的肅清了地主思想的傾向，便非常重要而值得每個同志，特別是正在做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的注意。只有這樣才能夠在具體的鬥爭中堅持群衆路綫，像猶家山土改開始那樣，已經發現地主在搗亂，而不發動和深入發動群衆，[illegible]，一直到再開清算大會，群衆未發動，清算不徹底，而工作同志仍給地主多留地留窰者，這是何等的沒有立場啊！這是如何值得我們引以為戒！我們覺得這個報導，是一個很好的學習與研究材料。如果能夠把報導發現與糾正那些錯誤的思想和作法，以及如何重新發動起群衆徹底消滅了地主的經過，扼要的寫出來，那對讀者是有好處的，希望該工作團能補充報導。

二、地主必須向農民低頭

[illegible]農民生命的罪行，[illegible]會。我們絕不能[illegible]麻痺起來，[illegible]地主[illegible]，然後才能用盡各種辦法[illegible]衆已得到[illegible]，[illegible]必須徹底[illegible]組織，領導翻身群衆，保衛[illegible]

忻縣月蜂村

村政村農會為流氓掌握

竊取鬥爭果實快一年了還未處理

（本報訊）忻縣月蜂村村政權農會至今仍被流氓所掌握，他們竊取的群衆鬥爭果實，也沒有清理。去年六月間，該村群衆鬥爭了地主三百餘畝、[illegible]白洋六百八十餘元、[illegible]

河曲新華二支店

無利貸給群衆麻籽

（河曲訊）為推動貧苦群衆[illegible]，新華二支店[illegible]七戶貧苦抗屬和貧苦農民[illegible]無利貸給群衆[illegible]。（王明賢、張永功）

魯南山區軍民反「清剿」
廿天斃傷敵二千八百

（新華社山東二十日電）魯南山區軍民自上月中旬起進行反「清剿」鬥爭，山區外圍軍民同時發動襲擊，據不完全統計，在二十天中，大小戰鬥百餘次，斃傷蔣軍二千八百餘人，摧毀碉堡圍寨及其他敵偽政權及據點二十餘處。自上月底蔣軍整十一、七、八十三、七十四、二十五、七十七、五十九等師自泗水鄒縣、滕縣、臨沂、嶧縣、棗莊等據點沿臨（沂）滋（陽）、滕（縣）城（前）、滕（縣）滋（陽）等公路向山區之中心白彥、平邑及以北之山區一帶「清剿」，當地軍民即以「步步阻擊」、「山打槍」，予敵以重大殺傷。南路犯敵湯治安部於上月二十七日進至上石河、向城山上，即傷亡二百餘名。東路犯敵八十三師在臨沂費縣公路上遇民兵、保甲隊阻擊三十餘次，斃傷其營長以下百餘名，十餘天僅前進四十餘里。泗水出犯敵亦被阻擊十九次，斃傷一百三十餘名。各路敵均遭阻擊。三十日下午，南路敵始進入鄒一帶，但在三小時後，即遭反擊，[illegible]。當地軍民[illegible]，天寶山、白彥[illegible]，大寶山、常山[illegible]。山之敵之二百餘名[illegible]，裝四百餘名[illegible]，傷四百餘名[illegible]，門、步槍八十餘支、子彈萬餘發[illegible]。「清剿」山區之敵，已退至白彥、[illegible]。以北[illegible]，犯山陽以北[illegible]，仲村[illegible]，發民兵以[illegible]，四次[illegible]，[illegible]。周圍[illegible]，使沂河人民以[illegible]，均爲[illegible]。

蘇北轉爲蔣後以來首次大捷
我克四據點殲敵六百

（新華社華中二十日電）蘇北蔣後人民解放軍於十五日拂曉至十六日，一舉收復胡集、湯溝、過濱、馬集四據點，打斷蔣軍主要供應線淮（陰）沭（陽）公路，殲沭陽城來援蔣軍六十五師一八七旅五五九團兩個營及錢集來援之五六零團一個連另一個通訊排，共斃傷蔣偽五百餘名，生俘五六零團第三營少校營長胡俊以下一百三十名，繳六零砲五門、擲彈筒三個、步槍一百八十餘支、各式機槍十五挺、子彈萬餘發。戰鬥中，雖有蔣機兩架來援，亦未能挽回蔣偽之覆滅命運。此役爲蘇北轉爲蔣後以來之第一次的大捷。

山東黎主席電艾格頓
責聯總助蔣堵口放水
要求將二億美元物資全數救濟解放區

（新華社山東二十日電）山東解放區省政府黎玉主席頃致電聯總中國分署艾格頓將軍，質責聯總幫助蔣介石堵口放水，要求將二億二千萬美元救濟物資悉數救濟解放區。原電如下：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分署艾格頓將軍勛鑒：

蔣介石違背黃河協議，突然放水淹沒解放區人民，致下游千百萬人民遭禍，作其堅持內戰的犧牲。自三月十五日放水以來，我魯西及渤海區已淹沒村莊二百餘，良田近二十萬畝，而轉瞬即將被淹者，僅渤海區即有村莊二百餘，良田二十餘萬畝，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不可勝計。最近，汛期已屆，水勢流急，水與堤齊，除工程人員[illegible]我解放區政府民衆，正以全力搶救，但接近國民黨控制地區，所搶修河堤之民衆，遭蔣軍及特務之開槍襲擊，而渤南國民黨軍控制地區河堤，竟禁止民衆搶修，企圖製造一九三八年中牟決口之故技，淹沒下游十餘縣數百萬民衆，其居心之狠毒，稍有人心者，決難容忍！聯總爲參加此次黃河協議的一個單位，負有保證實行協議的義務，但事實上，既未能使工款工具及遷移經費如期付給，及阻止國民黨對黃河故道下游工程之破壞，而獨對國民黨的堵口放水工程，則給予物資及技術援助甚多，對國民黨如不得聯總之援助，花園口合龍放水決不能如此迅速，此爲無可爭辯之事實。因此，聯總對於蔣介石集團放水淹沒解放區人民的罪惡，不能以一紙具文的抗議即可卸責。聯總在蔣既未採取任何行動（如我方曾建議之收回與停發堵口物資及技術援助），始終參與其事，事後亦不作任何補救之措施，決不能以「不知」「無法阻止」等空洞口語，推諉其幫助蔣介石集團淹死下游千百萬居民的責任。用特提出抗議，並要求立即實行以下各事：

（一）聯總須擔負復堤修險所需工款與器材，增撥移民及救濟費。

（二）將聯總所存救濟中國人民之二億二千餘萬美元物資，撥數分配與解放區。

（三）聯總會同中國黃河協議各方，督促蔣介石集團對復堤修險工程之一切破壞與阻撓，並派代表駐在國民黨軍控制地區，督促設河堤之防修。

以此三事，爲搶救黃河下游千百萬民命所必需，聯總負有執行之責任，應速設法，立即採納。特此附陳，敬希公鑒。

山東解放區省政府主席黎玉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津浦路東泗泰游擊隊
又殲敵四百餘名

（新華社山東二十日電）津浦路東泗水、泰安間游擊隊，僅上月三十一日擊炸毀傷侵入泰安城蔣軍二百餘名之後，迄本月十日爲止，又先後殲滅蔣軍四百餘名。七日，自泗水下橋出擊之蔣軍三百二十餘名，遭游擊隊伏擊，全部被殲，我繳獲輕機槍四挺、衝鋒槍六支。四日至九日間，三次襲入東關、北關，殺傷蔣軍十餘名。金鄉武工隊亦於五日襲擊蔣軍一個連，斃傷其十餘人。

（新華社山東十八日電）重被解放之[illegible]縣城，在蔣佔期間，縣城已變成一片瓦礫場。蔣軍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二月，曾燒毀城郊十五萬民房，拆除民房及公廟宇等近萬間，估[illegible]

瓦窰堡東一區幾個村
游擊隊成了美械化

（新華社西北二十日電）瓦窰堡（子長縣）東一區楊家園子等村游擊隊成立不到半月，開始只有九支步槍，目前每人至少一支美式步槍及短槍，並有美式手提機槍子彈筒多，極爲游擊隊所重視。游擊隊經常出動捕捉胡軍，一次在其窰堡東二十里處，四個游擊隊員打死了一個胡軍二個連，一次四個游擊隊員在大路上活捉了一個胡軍武裝，繳得一支手提機槍，某次蔣軍五人到該村搶劫糧食時，被其全部活捉，使當地群衆非常興奮，人先以酒飯款待，該地區鄉政府亦已游擊化，十年和平生活已全部改變，遇敵即作戰，遇我軍即歡迎。

全城民屋百分之七十。該縣縣屬山上數萬株樹木及日民元林一均被砍伐淨盡。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該縣所創設之「曉村研究院」，日寇侵佔時期尚大量整存，今則已被全部拆除。

滬郊浦東
武裝民軍異常活躍

（新華社華中二十一日電）據悉：浦東我民軍非常活躍，除東社鎮有大股活動外，零星活動數不可勝計。三月五日，大沙灘附近民軍十餘人，持長短槍械，與偽「自衛隊」一部，將偽自馬齊鄉等及短槍三支全數繳去。奉賢縣保安隊四個團，至茅止鄉時，與民兵十餘人遭遇，一陣槍擊後，結果，民軍在有利地形下安全撤出，及該部隊遭受驚恐。又民軍七、八人伏擊，現縣政府非常驚恐，圖一網打盡「清剿」中，又常州、丹陽等地蔣記政府，亦已設立一「清剿」指揮所，企圖澈底肅清當地活躍之民軍。

渤海區五個多月中
十萬農民參加我軍

（新華社山東二十一日電）自去年十一月迄今一百六十餘天中，渤海已有十萬餘翻身農民湧進人民解放軍，武裝保衛土地。出現一區有十一對親兄弟同報名參軍，榮獲一門三英雄的光榮稱號。忠於土地的農民亦紛紛組成自己的武裝，一分區已成立千餘人的翻身大隊，一分區縣鎮立的四民自治連，已開赴前線。

（新華社山東二十日電）渤海區靖遠、樂陵縣，四月份有一萬三千餘翻身農民在保田立功運動中，參加人民解放軍。濱城縣即有四十名參軍，樂陵七千青年上前線，民主政府及本村群衆數千人熱烈歡送。

渤海行署緊急指示
沿河各縣防汛

（新華社山東二十日電）渤海人民解放區行署暨省河務局緊急指示沿河各縣防汛。據省河務局所得消息，黃河上游自本月八日驟漲，流量二千七百秒立方公尺，超過渤海區水流一千九百秒立方公尺，十四日深流已達花園口，不日即達該區。因此，渤海行署河務局特號召全區人民發起自救，指示沿河各縣成立防水指揮部，北岸各縣預積秸料三台萬斤，南岸各縣一百萬斤，準備搶修。各處險工須一律加高二公尺半至三公尺，並組織看守，嚴防蔣特破壞。另指示黃河下游灘地及其他各縣沿河道居民，悉數迅速遷移。

蔣特散佈炸彈
殺害解放區和平人民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日電）蔣介石特務散佈炸彈，殺害解放區和平人民。本月九日，范縣田[illegible]等村民於路旁拾得蔣特預置的玻璃瓶一個，好奇心重的民衆撿拾一看，忽然爆炸，當場炸斃六人，重傷四人。黃河南岸解放區人亦不時發現各種奇異的兒童玩具，一觸就炸。經捕獲之蔣特供稱：開封、徐州特務機關近日來放出大批特務，潛入解放區，埋設炸彈，擾亂社會秩序。

簡訊

五月中旬，[illegible]爲群衆便衣特務闖入商店檢查，甚至搶劫軍糧，亦可成爲一句話「八路」之罪證，因而遭查封之商號達百餘家，非去捕去之商民均被綁踐踏，用汽車載走，事後個款贖釋者，亦用黑布朦眼，被至市場始放，傷如喪裂。

蔣胡軍戰力日益低弱
厭戰懼戰疲憊逃亡

（新華社陝北前線二十二日電）厭戰懼戰疲憊與逃亡，使侵入陝甘寧邊區蔣胡軍之戰力日益低弱。十四日在瓦窰堡以南殲滅蔣胡軍一三五旅戰鬥中，該旅據有山頭有利陣地，但當發現人民解放軍時，即慌忙散開，並忙向整三十六師求援，既不敢前進，也不敢後退，此時，人民解放軍即以猛烈火力，壓倒對方。當解放軍指戰員自山溝爬上山頭後，蔣胡軍士兵多抱住步槍，坐於壕中，不敢再作抵抗，祇有若干機槍，盲目的盲目射擊。及至山頭陣地逐一爲解放軍佔領時，機槍亦停止叫喊，於是四散逃亡，或舉槍求降。據若干俘虜稱：「發現了你們（指解放軍），不敢前進，知道已陷入包圍，但難逃脫。及至看到你們火力那麼猛，衝鋒那樣急，我們就都被嚇住了。」又據被俘之十二旅三十五團副團長吳子清給其親人「雞鳴」信中稱：「戰爭非常激烈，傷亡慘重，我的不死是祖宗的積德。……」目前蔣胡軍極爲膽怯，出動時都走小道山路，怕遭伏擊，隱蔽送天爬上爬下，使士兵疲勞不堪，加上每人要背著五十斤重載，多體弱者更難支持。據從蠻龍逃出之一二三旅士兵周士貴稱：「背的重，走的遠，睡不好，實在難受，我想投到八路軍，一切就好了。」由於邊區人民實行堅壁清野，使蔣胡軍給養極端困難，騾馬搶劫無遺，只能搜到小米一升半合，此次出動的蔣胡軍，好多一天只吃一兩餐小米稀飯，逃亡極普遍，解放軍某部僅在一日中，收容蔣胡軍逃亡及掉隊者百餘人。據胡軍二十四旅自動投奔解放軍之士兵施惠民說：「他們逃兵，抓不到糧食餉，你們（指解放軍）地形熟，取得到老百姓擁護，胡宗南一定吃敗仗，在你們這裏，才真有做幹頭。」逃亡使蔣胡軍大大減員，如一三五旅四零九團三營七連八班原十一人，當被殲時，僅餘六人。據俘虜稱：「自進入邊區，每個班逃亡約五六名不等。」即每班減員半數。



郭英明班和張老太太

林揚

（一）

我軍某部行了一天軍，黃昏時到了×村宿營。事務長忙着找房子，一班被指進了張老太太的院子，院子裏除了一個專門雜放東西的窑洞外，只有兩個能住人的窑洞，聽見院裏有人聲，張老太太出了出來說：「我家房子小，又有坐月子的，可住不下你們。」班長郭英明給解釋道：「老太太，麻煩一下吧，村子裏都住諾了，你們在裏邊炕上，我們在外邊地下擠一擠吧。」、老太太雖說有點不高興，但總是答應了，班長領着同志們進了西房外間，房屋門上黑乎乎地掛着一塊半新半舊的紅布。

吃飯時，戰士們問老太太借碗，老太太說：「沒有。」一個戰士因走了一天路，肚子餓，就急躁地說：「你家就不用碗吃飯呀了！」班長走到裏屋門前說：「老太太，咱們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有借有還，絕對打不了你的……。」經過一番耐心的解釋後，老太太纔拿出四個碗來。

第二天挖工事時，去向老太太借钁頭，又是「沒有」。班長就自己去院裏借柴燒開水時，在柴下面發現一把钁頭，班長又對老太太說：「我們打仗是為了咱老百姓，我們但能帶上甚麼東西？主要的靠咱老百姓哩。」又經過一番耐心的解釋，借到了一把钁和一個钁。

（二）

在張老太太家住了兩天，戰士們都感覺很彆扭，對老太太不歡迎知道了，班長郭英明想：「我們××部隊中解放過來，在八路軍裏了三個多月了，也看見了自老家都解放，像我們自己家一樣，應該跟老太太是怎樣呢？我們自己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他就一方面對戰士們說，要態度好，一方面就找老太太拉話。

第三天，郭英明就召開了一個班務會，他說：「昨天我和老太太拉了一陣話，」（正說時，張老太太在屋裏隨甚說，就仔細的聽起來）「咱長把所調查的說起來，××師在這裏時，打了老太太四個雞，丟了一把钁頭。」又說：「我們細想一下，並不是老鄉不開通，這點東西都是用辛苦換來的，一把钁頭要好多錢啊！」一說完，班裏的同志們就自我檢討起來，有的說剛來時對老太太有的態度不好，有的提出今後作到太太的東西保證不損壞……

（三）

張老太太在屋裏和他女子歡喜的笑了，她們百分之百的信了，可是咱的隊伍常兵們的話就錯了，以後呀，從古到今要見過好的對待咱八路軍。」

班務會開後，戰士們就自動的幫助擔水，太陽往西落時，羊在大門外一叫，戰士們就跑出去幫着擋羊圈門，當老太太由窯裏出來時，十八隻羊已趕進了圈。

住下的第五天，戰士們修、馬保山病了，老太太就端出豆麵和麵做來，病號說：「你們自家吃吧。」老太太說：「鍋裏還有，我就多做……」

擔個人的。」

伴準備下做炒麪換的布時，班長派人到村裏買鍋，沒有買到，正在作難時，老太太的女子知道了，就拿出鍋來，並給我們把炒麪發好饃好。戰士們洗出來的襪換子晒在院裏，她女子看見就拿回去補好再交給戰士。

一天，老太太告訴戰士們說要給娘家送三週年去，下午才回來，郭英明說給老太太聽了些秘你，還出來喝，但天黑時，只有她十六歲的女子回來了，說老太太叫天才回來。第二天，常老太太回來喝着戰士們的稀飯時，高興的說不出話來，從鍋裏拿出白麵「饃饃」，從叫戰士們吃：……

又過了幾天，老太太的孫子做滿月了，午飯時，老太太拉住班裏作飯的同志，按住鍋蓋不叫做飯，要全班同志們到他家吃，戰士們推辭了半天，老太太才歸去了。吃飯時，又端了一盤花捲，一大碗粉條山藥肉菜，一壺酒，戰士們不吃，老太太生氣的說：「你們常說一家人一家人，難道不吃嗎！」……

（四）

部隊要走了，老太太抓出大把的酒棗塞在同志們手裏，當她知道第二天雞叫出發時，她半夜裏就起來給戰士們燒火作飯，還大家好好休息。戰士們說：「借可麻煩老人家了。」老太太說：「自你們住到我家，吃的水、燒的柴都是你們打擔，咱們住在一搭就是一家人嘛。」一直送出大門，隊伍出發時，老太太說：「再回來可到咱家來住啊！」

四月十日

高輝大民兵戰鬥隊的故事

——供趙通訊——

吳　錫

十一、定名「高輝大戰鬥隊」

敵人為了保證其八十個汽車的安全運輸，集中了三個營的兵力用來掩護。一輛又一輛的汽車「嗚嗚」的從汽道上向北飛駛，騾土在車輪下騰空飛揚。

早飯後，鄭大和他的三個隊員埋伏在汽道邊的二郎廟裏，遠處的敵人影裏隱現出幾個荷槍的敵人，後面一排一排的敵人沿着汽道過來了。「尖兵，射擊！」鄭大向他的同伴說。應着槍聲尖兵倒了，士兵緊爬下了，鄭大等火速的跑出了二郎廟。

轉眼，敵的子彈從敵軍陣地向二郎廟落着，敵軍在二郎廟裏爆炸着，砲彈一股股的濃煙。個鋒號響了，盲目的敵軍在一陣緊一陣的槍砲聲及喊聲助威下起衝鋒了。

「吧吧吧吧」！鄭大的排子槍又在胡麻村溝頂上向敵人背後射擊，敵人遠遠的的敵軍終於倉促撤退。

第二天，二郎廟裏又向敵人飛出了子彈。在對方激烈的槍聲下，鄭大向南三十米遠的地方一衛知道，敵人槍擊一止，鄭大立起來大聲喊：「一排！」「打的好，再來一枝子！」「手榴彈來一枝子！」又轉移時，三個人伸向他鄰附合處，不停的槍火向他射擊，側面，掩護在他身邊的同伴了，在兩個隊員掩護下，戰士們對敵人的火力，另一個隊員急進的民兵一個下的地方，「鄭大！」並無回答，這鄭大！」一隊，淚珠激流出，他趕忙用鋼子把在鄭大的胸上，幫助將英雄的屍體拉到隱蔽的小溝裏，在敵人密烈的砲火聲，在極悲痛的心情下，三個人流着淚將他掩埋的曾時掩埋。

鄭大同志英勇犧牲了，留下了一支鋼鋒槍和他的戰鬥隊——十一個隊員的戰鬥意志。不幸事件在十一個人的心中種下了對敵人更加仇恨的種子。為永遠紀念他和他的復仇，十一個人把自已的隊伍定名「高輝大戰鬥隊」，宣誓更堅決、英勇的殲滅敵人。

十二、兩輛汽車燃起熊熊火團

黃昏，鄭大隊的九個人，沿着一條直通汽道的溝，靜靜的爬向山坡，掩護着汽車的敵人也退了，他們去襲擊三輛掉隊的汽車。鄭大他們就悄悄的在距汽道三十米的小坡上，要精會神的注視着汽道。

「嗚——」一輛汽車由南飛駛而至，敵人沉着的向前靠近公路旁，汽車上的敵人向路上前進，車門剛剛打開，了三個閃亮的手榴彈，的人，九個人…七手八腳的把…，敵兵拼命從車裏逃走了，接來的第二輛汽車也…，還到處都…

車邊，裝滿滿滿的兩車物資：大量的白麵、麵、煙、皮子、衣物……汽車由剎時撤得一空。汽車由背後以至總起熊熊火團……。

十三、搶購的敵指揮官倒了

三月七日是一個風沙瀰漫的天氣，在易一段汽道上的九個人以閃電速度，於十五分鐘內截擊了敵人的一輛汽車，上已落的敵人向北逃，鄭大緊，向東南行側又受到三路攻擊——鄭大的著名——小隊長齊文亮，率領着十一個民兵，分三路向路攻擊，敵人一個營由向北，卑的陣地，終於向東北跑走了。

十四、鮮明的旗幟

鄭大同志雖然光榮的犧牲了！但他的名字卻已成為一個偉大的響亮的號召，堅持陣地鬥爭的旗幟！他照亮的鮮明的旗幟鮮明！他們帶着光榮的號召，鼓舞了解放區人民的心，在三個，在洪溝、大岳區，呂梁九分區千百萬的民兵，轉以仇恨熱烈的獻身於偉大的反攻，一個個英勇的小組，許多個組成了無數的戰鬥隊伍，鄭大式的英雄，湧出在敵人的前線。

一個戰績，在洪趙三區的…報告，鄭大戰鬥隊的…，抵擋了敵人，總計…

人，誰說的豐功偉績和人民的英雄永遠不朽的英雄的名字將永久地銘記於人民的心中！

四月六日於臨縣

（續完）

前綫見聞

小朱

（一）

傻佑樂古交的閻匪軍六八工兵團被殲滅了，古交解放了！老鄉們在門口、在街上喜悅的看着自己的隊伍，古交閻匪軍官兵在一個牆角下就擒伏了，被解放的閻軍官兵在一個牆角下就擒伏了，有的作抓牆，有的被作爛，老鄉們被擄總多了，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婆婆從人家裏往外移動了幾步，手與腳的指着鄉裝閻軍說：「八路軍真是好大你們，要照你們作的壞事，不該把你們……。」

（二）

我們站了一會，便去看這人的「合作社」，當門橫七豎八的倒着幾個破爛殘椅，可想知的看出敵人倉惶逃竄的跡象。我們又轉到內屋，那裏放着一堆被大破的長茅刀和胡說，戰士們便拿着使生閒隱蔽的老鄉，老鄉說：「他們是勾子軍捨的外村的後就上命進」。

第二天行軍的路上，大家唱着勝利的凱歌，戰士們歡唱着團總了，老鄉的老鄉！他們還在村口上看着我們過去，在時站在水溝邊上的一個老鄉，拉着我們說：「同志！晉胡日是咱村群子上的，是前一個月古交勾子軍到咱村搶去開刀走的，咱隊伍不打的勝仗還一樣子也拿不回來了。咱日道是勾子軍見東西就咬，閻軍見東四就刁！」大家想不到侵快就找到了失主，當即把所物交還主人，老鄉帶着胡胡高興的走了，我便往前趕上隊伍。

一九四七、四、十四

個從敗路的敵人企圖報復了。三月十六的半夜鄭大隊八個人埋正在胡麻吃飯，從趕緊出發的敵人一聲兵分路包圍鎮村，八個人依據優勢向敵人射擊，從戰鬥的猛烈激烈程度，只聽見一片「呼呼呼」，子彈如鑼鼓的在村頭飛鳴。打死一堆敵人，不小小黑兒的算盤，敵人瘋狂殺的向村子衝……

共時鄭大隊的八個人正在（距昌源半里的）南道家溝從容地喝着水，因為他們早在敵人槍一響的時候，從一件只有自己知道的路子上轉移出來。休息片刻後又向回麻翻過，在他們的眼睛搜索下，馬上就找到一四輪炒的射擊目標，熊熊會長正在講為彩烈的揮手指揮着，神槍手鄭大的王文通一抬步槍，熊熊會長便帶着一股嘶嘶地滾下來，敵人幻想與世長別了。鄭大悠然回過頭說：嗨，我們走了！鄭大隊追上去，直追至二里多路的四道墳附近。四十餘人連去了具死屍和六個還在呼吸的傷兵。

地主惡霸現形記

臨丁十東　寫

劉鵬豐沙會村有個地主叫曾鴻龍，有一年地主用借款的辦法從自己村有人車租子，在這錢的大車往賴着不還，曾鴻龍就收回來的牌告（貸款），另外拿上十幾串子的車費利息，把不的一小車費了自己腰包，一盤在斗裏裝，又喊：「可拉到了。」無笑，還一「可拉到了。」……才知道地主的騙，把窮人事作當田種。到今年算帳時，大白時，才知道是受了地主的騙，……在訴苦會上，他的罪惡才揭露了出來。

（臨縣・盧玲）

「紅鞋店」與「三塊白洋」

說起王來存的「紅鞋」店，不但是李門莊一帶有名，連縣裏出名的，但這王來存就是當時「紅鞋店」，據當年回來的外號，原店名叫「長久店」。

李國華開了個雜貨店，多餘有「長久店」的貨物好，李國華又經營的一「長久店」，各種貨物。

王來存家欲和他爭的生意，蒙被一切「長久店」的客人，他自和「長久店」的客人，對欲「貨客」，就把他們女王的出門，這王來存把他們的店停了，也不用給錢。

王來存就這樣關下了李家，一個叫王一白的王來存家的本家，一個長工，叫王三白在王來存家當長工的錢，一個長石溝的錢

一個長工，當年王二白受了王來存的騙，在王家當了三年長工，他受了一大錢，大石溝的錢才能出來。在王來存家當長工，大石溝的錢，後生王三白也在王家受苦，三年來，三塊白洋「受」的故事。